

骸之可索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二

三

武林道士 楷伯 考學

德充符第二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斲以詭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郭註踵類也人生莫之為而任其自生重身知務者也若忘其自生謹而矜之輕用其身者也猶有尊足存言則一足未虧其

德去其矜謹任其自生所以務全也使天地而為覆載則有時而息矣無趾聞所聞而出猶性孔子方復學於老聃師人以自得是率其常然舍己而效人求非常之名也故學非為幻怪也而幻怪以之生禮非為華薄也而華薄由之與故至人以為桎梏欲以真理實之仲尼非不冥也順物則名迹立終不免乎名其為桎梏也孰能解之哉

呂註無趾亡足而所以行者未嘗忘所以行者尊足之謂也仲尼欲入而講所聞性與天道非所以汎語學者也無趾不言而出則所以相與有不容聲者矣賓賓以學疑至人其猶未邪道以絕學為至則世之所學者至人觀之皆詭詭幻怪而為己桎梏夫唯以死生為一條不可為一貫則桎梏解矣胡為不使之然哉蓋可解者人刑天刑則不可解也

疑獨註不知務謂忘物輕用吾身謂忘形尊足謂道也無趾務全道而忘身外身而

身存也以夫子之德配天地猶責其不謹不及此以迹言若以心言則孔子辭以陋請入而講所聞者是也無趾默然而喻故夫子勉弟子識之又見老聃疑夫子有質以學新以詛詭名聞而不知至人之以是為桎梏胡不思所以解之蓋夫子學老聃亦世事當為非有所覲也老子以無趾未明其心故使解其桎梏無趾以為天命使然不可解也

○詳道註申徒叔山之於王駘其元同其所所以為學則異即事觀之名於教為事即道觀之名於身為累故古之得道者實得喪於一已還功名於衆人是謂帝之懸解執得而榮辱之哉而世人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疲庸而不知歸者東而不自適重囚桎梏何以異此然孔子非好異以斬名也苟惡其桎梏而思解之則是任我違命而更有為安在其為孔子哉
碧虛註尊是謂性性不虧則可稱全矣仲

尼請無趾入室講道而無趾目擊意達不言而出孔子以無趾之迹誨門人之心無趾語老聃孔子何質實以學子為彼斬以幻怪名聞而不知至人以此為刑戮也胡不思所以解之上與造化同死生一條也下與物我齊可不可一貫也天刑不可解未能限迹也

○趙註叔山仲尼問答與前章申徒子產意同孔子傳道修教使天下學者無種而趨之此所謂斬以詛詭幻怪之名聞者也聃謂無趾胡不使仲尼思所以解其桎梏言知此理則無係累無趾謂人生有形則有累安能高舉不在世間故曰天刑之安可解

○庸齋云不知務猶云不曉事尊是性也二字下得奇實恭謹詭幻怪言其好名桎梏者言名為己累天刑猶天罰也此皆寓言至若無趾死者也猶務學以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此語有益於世教首章王駘得道而至命者也次章申徒

○有德而知命者也此章無趾務學以補過者也南華論德充有三等與人間世所序意同夫子謂叔山不謹犯患則其死也必有以致之彼亦謂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已自知其過唯其知過斯能補過故聖門不棄焉尊是即所謂使其形者也於此而務全求得其道矣無趾以夫子為天地圖有以覆載之夫子指其前失以為今來何及矣無趾歎其猶若是則有不滿於中殊不知夫子之言正所以覆載之道也使無趾思所以補前行之失而為全人形之殘兀何加損焉有以見聖賢化治曲成萬物而不遺人品差殊則其成也不無等降如本篇所列者是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寧為天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

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唯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陶然而後應祀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邈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豈危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胸若皆棄之而去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者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鬻資則者之履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有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念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役人授已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

和豫通而不失於允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郭註惡駭天下而人歸之者明不由權勢飲食而往不由形美招致而往也夫才全者與物無害故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而爲萬物之林數哀公與處未經月已覺其有遠趣不至期年委以國政悶然而應記若而辭寵辱不驚也夫生者以才德爲類死而才德去矣故失類而走情苟類焉形雖不同而物無害心情類苟亡雖母子不足以固其志矣使形者才德也鬻者武所資戰死則無武鬻將安施採擇嬪御燕爾新婚皆以形好爲意故足以降至等之

情回貞女之操德全而物愛之也宜矣死生存亡飢渴寒暑其理固當不可逃也人之生也非誤生生之所有非妄有天地雖大萬物雖多而吾之所遇適在於是則絕力至知弗能違也命行事變不舍晝夜始非知之所規故非情之所留知命之必行事之必變豈於終規始在新戀故哉苟知性命之固當雖死生窮達千變萬化而湛然自若和理在身靈府者精神之宅不以憂患驚神使和性不滑靈府間豫不亢其允泯然任之順四時而俱化也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內保其明外無情僞玄鑿洞照與物無私故能全其平行其法無事不成無物不和此德之不形者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也

呂註無君位則至貴之德不足名無衆祿則至富之業不足比天下皆以情求之而不得則以爲至賤而思之神無方而無不在則知不出乎四域也萬物負陰而抱陽則分矣唯雄合前妙乎陰陽而不測是以

意其異乎人悶然記若則非肯以物爲事卒授之國亦寓焉耳無幾何而行冒然喪之也豚子死母之喻言神之在母乃所以在子相與爲類也神離其母則不得類所以去之戰之有翼所以自衛戰死則無所事翼則者之不愛其屨皆無其本矣神使其形所以爲本也嬪御新婚猶以形全而致重況德全乎未言而信無功而親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死生存亡等目在人則事之變在天則命之行日夜相代知不能規吾何容心哉和者神之所好靈府神之所宅其神和豫通而不失於兌則其神無卻而不見有晝夜之間與物爲春是與物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水平而明其性然也內保外不蕩勿撓之也喻人之性亦然萬物皆備則成萬物爲一則和德者成和之備德不形則同於初物安得離其所自生哉

乎四域與物爲一故雌雄合乎前也悶然記若無心而不係貌無幾何而去難進易退也豚子之於母生爲已類死則不類矣喻君子以才德爲類而不以形骸爲愛形謂六骸耳目使其形者道德性命之理也戰死而無用翼則者之無用屨喻形以才德爲本非其本則形無用也嬪御前爪穿耳娶妻者以形傷不使蓋擇形全者爲用況全德之人乎死生存亡飢渴寒暑事變命行日夜相代雖有至知不能度其所始唯才全者無得無喪任之而已故不足以滑和不失於兌悅日夜無卻忘變之至與物爲春有以生之也此言造化無極事物日生而不物者未嘗死接而生時乎心謂至人因時接物感而遂通而已停水均平天下取法德不形者亦若是也德者和成之備化行而不知所以化德不形者物不離功成而不知所以功也

至貌存焉雖惡猶美也所謂至貌者才全而德不形是也故丈夫婦人之所慕鳥獸之所親以至國君願授之國非使物保而物自保之也母愛以使形爲本戰者以勇爲本行者以足爲本哀駘它所以存而見任去而見思者有本故也德全則顯而爲才才全則入而爲德德不形則自死生存亡以至不失於兌不以物易已也自日夜無卻以至生時乎心不以已忘物也內保之則無失其實外不蕩則無感其名所謂德者脩其性而復於成和而已哀公之於孔子始爲君臣而終爲德友其悟也蓋亦微矣

碧虛註權勢兼祿可以活人故衆歸之今匹夫而衆歸者以德爲丘也已性也生則已類死則失類豚母亡其已性豚子失其已類故棄而走喻哀公解德而至人遠之也翼以旌武屨以飾足戰死則足皆忘其本飾安用哉死生至寒暑十六目是爲塵網凡涉世者莫能逃委之天命是曰德充

然猶為方內之士彼遊方之外者儻然懸解入於大妙故仲尼得以忘言哀公絕其所問也炎涼事變晨夕不停雖巧歷規度莫定乎前誰復計其終乎靈府既虛自然和理開豫通達不滯常有允悅之懷虛妙之心未嘗間斷也春氣茂養同聖賢育物之心水停之盛為大匠之所取法德在內則成身施於外則和物成和之理非脩莫就也執民之紀而憂其死未能芻狗萬物忘國則身富忘勢則德充矣

趙註哀公它即不言之仲尼時仲尼自衛反魯形容醜惡故曰衛有惡人焉丈夫與之虞思而不能去喻諸侯敬之婦人願為妾喻弟子從之和而不唱述而不作也君位乘椽喻道濟天下而為素王也知不出域雌雄合前言所知不過日用之常所見不越夫婦之愚而所以與人異者何也哀公遺形取德授之國政未幾而去仲尼喻以豚子食於死毋少焉覺非已類棄之而走燔肉不至孔子不稅冕而行豈得已哉

戰死之無用翼猶別者之無用屨也嬪御新婚又以喻才全德不形死生至寒暑十六者人所不能免循環晝夜莫規始終而不足以亂吾天和入吾方寸盎然歡然萬象皆春接而生時感而遂通也水停之盛天下為法也德脩而成和則同物德離物則形形則非德矣此哀公所以稱孔子為德友也

庸齋云知不出乎四域言所知不出乎世外雌雄合手前與物狎也即漚鳥不驚之意豚子之喻謂人之愛惡不在形之美惡戰死不用翼非行禮之喪猶別者之屨無所施也此明德在內而不在外嬪御不翦爪不穿耳貴全其形不事脩飾新聖者免役禮記有之此借金形以喻全德死生窮達事變印行日夜迭運於前雖知者不能求其始而不足以滑胃中之和不入於靈府不動其心也日夜無卻言日新不已與物為春遇事皆樂也接而生時乎心接猶感時猶時中之時隨事所感而應之才全

謂全質性德不形言不顯伐內保外不蕩形容水平可法之意成全性中之和是其德之脩也德不形者無所往而非德故物不能離焉非君臣也德友而已與孟子友之云乎忘同

按雌雄之義所解不一或以為禽獸者本於列子雌雄在前羣尾成羣之說竊考經意丈夫與之處思而不能去婦人願為妾之語則雌雄合乎前言丈夫婦人歸之者衆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妾資舊來從資絕句翼者飾武之具形似方扇以木為之衣以白布畫以雲氣夾車兩邊所以自衛也資或訓用訓送或畧而不言殊無確論後得無隨講師從翼絕句以助釋資文從理順經旨大明續考禮記禮弓篇周人置翼孔子之喪飾棺牆置翼又置絞衾設篋翼絞音女翼音柳又明堂位云周之璧翼則禮作柳翼鄭氏註天子八翼皆戴璧垂羽諸侯六翼皆戴圭大夫四翼士二翼皆戴綏保

飾武設竊原南華本意謂先聖制禮使人養生送死而無憾周以棺衾飾以柳

戰而死則非正命又夫用師之道故其葬也不以髮形且不得全歸何望儀物

之備哉亦猶刑者之不愛其屨也此章從上文豚子食於死母起喻至此又疊

喻以結之不過形容德充於內者無假於外德餒於中者外飾無益也與物為

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言才全而德不形者至和內蘊接物無間若青陽流布無

不被生育之恩蓋以無心為心故能無感不應濂溪先生不去憲前章云與自家意思一同亦此義或問方其不感不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三 名三

德充符第三

閔跂支離無服說衛靈公靈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有瘻癸大癭說齊桓公桓公悅之

而視全人其脰肩有瘻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畏惡

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愛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

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螻蟻人

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

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郭註其德長於順物則物忘其醜長於逆物則物忘其好德者世之所不忘形者理之所不存故忘形非忘而忘德乃誠忘也

遊於自得之場放之而無不至才德全者也而知約德工四者自然相生其理已具故聖人無所用其已物無妄然皆至理所趨當任之而已形貌同人而極若熱水故

浩然無不任而獨成其天也天人非情之所生則生豈情之所知惠子未解形貌之非情而復有問莊子謂以是非為情則無是非好惡者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

寄不以好惡傷身任當而直前者非情也因自然而不益生止於當也惠子猶未明

生之自生理之自足莊子又告以生理自足於形貌之中任之則自存好惡之情祇足以自傷耳倚樹據槁言有情者之自困

此世之所謂情而云天選明天情者非情